

■方水土

漫漫中华寻“龙”记



玉龙(新石器时代后期),红山文化,高26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周彦如 周俊杰

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几千年来,它被中国人赋予了丰厚的精神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文学、传说中,都能见到龙的身影。龙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在龙的形象演变上留下了痕迹。龙年即将到来,让我们走进悠悠岁月,探寻龙的演变。

巨龙,从何而来

传说中,龙是一种神异动物。它角似鹿,头似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鸟,掌似虎,耳似牛。那么,龙从何而来?

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进行阐述,认为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世界的一种虚拟生物,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诸多文献记载,远古时期的华夏大地上分布着以蛇、牛、马、鹿、熊、虎、鱼、鸟、鹰等不同动物图腾的部落群体。黄帝统一中原后,为了安抚归附的部落,便将各个部落之间作为象征的不同动物图腾进行融合,创造了一种新的图腾,即“龙”。龙图腾的形成,构建了各部落、各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

根据中国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中华龙文化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我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原始的龙纹。在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距今7000—5500年的仰韶文化,已出现如鱼龙、蛇龙、猪龙、鳄龙等原始的龙纹。这一时期的龙纹,常以单一动物为原型。龙山文化时期,龙纹摆脱了仰韶文化时期单一动物形象的特征,以蛇与鳄为主体,吸收虎、鱼等动物的特征,成为汇集多种形象的趋同神格化形象。

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的一件新石器时期的玉器珍品——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件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鬃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1991年,从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也出土了一件精美的玉龙,属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整器呈片状长方形,以透雕的镂空表现出龙的基本特征。龙体成盘曲状。头顶及后部为高耸的角状装饰。小圆目,以孔代替。长颌下钩,额部突出,角中间穿一孔,短尾,尾上侧穿两个小孔。头及背上有复杂而华丽的羽毛饰物,尾部亦有复杂的饰物。

这些龙的形象,并无定式,然而也为下一个阶段——华夏史上首个龙纹器物艺术成就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走向皇权的龙

时间来到商周时期,龙成为当时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礼器装饰的主要题材。龙以变化多端的形态游走在青铜器、玉器上,形象抽象、神秘而威严。商周青铜器上最流行的九种主体纹饰——兽面纹、夔龙纹、鸟纹、窃曲纹、波曲纹、垂鳞纹、重环纹、蟠螭纹、蟠虺纹,只有鸟纹与龙纹无关。大量龙纹出现在具有神圣意味的商周礼器之上,反映出龙在商周先民观念中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和神圣性。1981

年湘潭九华船形山出土了商代晚期豕尊,豕尊身体的前后部分都装饰有龙纹。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礼崩乐坏”,战国诸子用龙来比喻不世出的圣人。龙图形也不是天子专有,在很多诸侯大墓的陪葬品中多有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龙形玉佩造型充满动感,传递出那个急剧变化时代的审美特征。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的战国人物御龙帛画,一条龙昂首卷尾,弓着身子,形成龙舟的样子,浪漫生动。出土于长沙市黄泥坑统战指挥部二号墓的战国透雕龙纹青玉佩中,下部边沿为同身双首龙,弧形龙身遍饰龙纹,两端雕有龙首。龙身上另雕琢两条夔龙,作回首顾盼状,显得尤为立体生动,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高超的玉雕工艺。

从封建邦国到统一帝国的过渡阶段,龙作为王家皇权的隐喻出现,但不是特别严格。秦汉时期,龙因为具有神圣、威武、神秘等特征而为皇权所利用,成为皇帝的象征,由此与皇帝渐关系密切起来。秦汉时期的龙,威武刚劲,粗犷奔放,形象已经比较完善,头、角、爪及尾均具备鲜明的特征,身躯由短而粗变为修长而柔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时期T形彩绘帛画中,便有贯穿天上一人间一地下之“双龙交璧”,两条龙一条为青色、一条为赤色,呈现出一种奋力向上的运动感。

精美与威严并存的龙形象

历经秦汉时期的艺术塑造与意义赋格,龙的形象已基本定型,后世多在此基础上作大同小异的调整。

魏晋南北朝政治混乱、战争频发,龙纹数量相应减少,形态瘦弱,情状疲惫不堪。隋唐时期,龙逐渐恢复元气,身形魁伟健壮,威武轩昂,雍容华贵。唐代的龙纹形态和含义更加丰富,龙的形象在器物上极具动感,是大唐盛世的最好写照。唐龙纹中,龙角和双倒龙的形象频繁出现。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赤金走龙,矫健四肢与S型躯体自然地衔接合一,充满力量感和流动感,足以让人窥见唐代工匠对于艺术美的追求。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了一批画龙的高手,如李思训、冯绍正、吴道子、孙位等。

到了宋代,此时龙纹已非常具体,政府颁布禁令,不许民众随便使用龙的图案,天子的龙是二角五爪,即长有两只角与五根爪的龙。宋元时期的龙纹,典雅而洒脱。唐代是龙画艺术独立的开端,宋朝就是龙画进入理论探讨的鼎盛时期。宋代龙画艺术异彩纷呈,出现了众多的龙画艺术家,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南宋水墨龙画艺术家陈容,代表作有《墨龙图》《九龙图》等。

元朝沿袭传统,将双角五爪龙纹纳入皇家专用范畴,民间可将三爪、四爪龙绘于器物之上。明清时期,龙纹的皇权属性不断强化,整体形象凶猛威严,有君临天下的气魄。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观众能够欣赏到明代斗彩海水龙纹“天”字盖罐上绘制的黄龙,上颚凸起,形同猪嘴,凸显强大的威慑力;也能够看到清代青花矾红彩海水龙纹盘上的精美龙纹,对比色彩使得纹饰颇具立体效果。

龙的形象演变彰显了不同时代的特质,无数承载着“龙”的文物,共同绘就了一幅中国龙文化的发展谱系。走近文物中的龙,也是走进文物中那段迷人的历史。

■艺纵横

《铜官感旧图题咏册》观后

陈仲伯

癸卯年腊月大寒日,周末小闲,谭君国斌邀余至长沙美术馆,观《情&理——“铜官感旧”古今剧场》大型沉浸式互动展览,品《铜官感旧图题咏册》,文史掌故,引人入胜。咸丰四年,章价人先生与曾文正公有一桩靖港战援溺旧事,三十年后返乡,再经战地,感慨事实多,绘图撰记,并请当事诸人跋之。先生逝后,其子更遍征晚清民国名人题咏,卷帙浩繁,鸿词叠彩,彰义炳辉,蔚为大观。余初有涉猎,管窥蠡测,难求甚解,亦不敢稽论。然其怀古之幽、拯援之功、隐让之义、故友之情、生死之谊、宽宏之格,跃然纸上,令人难以忘怀,谨撰二章,并献论于次。

其一

丹青妙笔起波澜,秋水芙蓉清客看; 几点归帆帆往昔,一川星斗出铜官。

其二

无我还当无意形,援人莫若援心灵; 是非自有春秋笔,情理何须比渭泾。

感悟犹深之处乃“情与理、是与非”当如何辨析。愚见以为“是非自有公断,情理何须较真”。感旧图所引诸文,概莫其赞曾文正公以身许国、挫而不挠、困且益励、终辅中兴。继而称颂章价人先生有心援拯溺之手,无意沾匡扶之功。顾左文襄公评述,谓死生有命,时势造人,文正公即不幸沉于铜官,后亦当有继起者。稀有文辞微议平素赏罚有度之曾文正公,何独遭靖港之恩而勿擢?感旧图主人不计事功、不期伟业、勤勉牧治、余年相谅,何独事过境迁感旧画幽、集雅慰怀?此恩,公耶私耶?此怀,羸那释耶?若论人情世故当存此疑,若置家国情怀天高云淡。铜官援溺本是鏖战应急,主帅有赴死

之志,幕属有护全之责,士卒有奋战之勇,各履其责。搏之以命、赴之以死、援之以手、备之以策、归之以时,皆义理贯通、无关是非,但人情理。悉为顺势而为,岂有只手回天。人生无常,事有跌宕,何况乱世。文正公临危受命伺机建功,价人先生谨防不虞及时援溺,众将士刀光剑影闻鼓再战,皆不为辱所任,顺其自然、行其必然、何须故做。人云善藏者不藏,余则谓何必藏耶?稳婆接生、医者行义、匠人营工,岂权之贵贱、较之厚薄。人恩莫忘,已善莫扬,潜德不发、公理不藏,是之谓也。

章价人先生援溺有功,循常理、尽本分、通人情,理在至公,利在大方。江海有源、善果有因,铜官旧事始末皆士大夫风范之注脚、湖湘精神之本真,故曰:价人不自以为功,后世必知有价人。然究其细络微妙,余推崇“无我还当无意、援人莫若援心”之理。何谓?是役主帅溺水,力挽者众,皆不许,独价人君扶援强施,且以湘潭大捷,平复其惊悚、提振其信心,然曾公仍谨首跣足、劝之不食、万念俱灰、再续遗疏。及闻捷讯成真,心志渐复,乃回神正容,坐帐运筹。君子岂能苟活。湖湘不乏临危请命,遗疏督战、抬棺出征、横刀笑天之热血男儿。依此别论,铜官感旧当功者,援人者乎?非也,策备者乎?非也。舍价人先生其谁也,余必曰,湘潭大捷之将士也,湘湖血性之子弟也,如日东升之国运也。

铜官感旧集诸公之才、传谦让之义、歌慷慨之曲。今衡云湘水、弦歌不绝,华夏盛世,又呈此展,锦上添花。集文成史,以史化人,以文颂德,此乃谭君国斌用心用情所致,亦为善藏之功、与章价人先生有异曲同工之潜德。是以以为记。



铜官感旧图。林纾 37cm x 42cm 长沙美术馆供图

■艺术论坛

因为一部剧,爱上一座城

吴学安

近日热播的剧集《繁花》受到观众喜爱,与此同时,电视剧也带动了取景地上海的文旅消费。作为剧中故事的发生地之一,位于上海市南京东路的和平饭店再次走红。很多游客都是看了电视剧后慕名而来,和平饭店门前挂起剧照供游客合影打卡,推出的与《繁花》联名的定制餐也供不应求。

当艺术的光彩照亮丰富多彩的城市,城市表达就有了灵动鲜活的出口。如去年开年爆款剧集《狂飙》带火取景地广东省江门市,《去有风的地方》让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成为旅游热搜榜上的“世外桃源”……近年来,影视助力文旅的跨界融合现象屡见不鲜,不少年轻人正从影视剧中寻找旅游目的地答案。借助影视IP赋能,文旅融合正成为众多城市吸引游客的新方式。

影视旅游是一种因特定的对象的某一性征引发媒体的关注与投入,通过电视广播与影片使该对象的特殊性得以强化,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从而引发带动旅游效应的一种旅游形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喜欢体验更丰富、新奇的文化旅游活动和更多样的影音娱乐,这恰恰体现了影视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互相需求、互相满足的互动关系。影视与旅游深度组合,既体现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也表现为文化和特征的结合,产生的立体辐射效果显而易见。一方面,旅游地天生具有丰富的品牌文化内涵,影视剧剧情一旦与拍摄地旅游资源嫁接,就会将影视剧创制的文

化元素注入原旅游地风景之中,这样一来旅游地提高了知名度,也增添了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好的影视作品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抓住消费者需求特点,追求票房口碑双丰收,才能为以后的影视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打好基础。当年电影《泰囧》就带火了国内的泰国旅游热,这是拓宽影视产业外延的经典案例。往往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或者一本畅销书就可以衍生出无数相关产品,带动整条产业链的运行。

故事的发生总有地点,因为一部剧、一部电影,爱上一座城市,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像现在这样影视旅游扎堆火爆似乎前所未有。不可否认,对影视产业中的相关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有规模地挖掘开发,既能丰富旅游资源,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文化精神追求,“旅游+影视”已经成为影视文化趋势。未来,“文化+影视基地+旅游”的模式还将继续在文化旅游市场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艺苑杂谈

刘铭川

由国家艺术基金、中央美术学院、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政府等主办的“山前白夜大地艺术展”,在平江县安定镇的山野林间展出。展览的主题是“与自然共生”,展览深度挖掘湖南的文化资源。北京电影学院当代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艺术家冯放的雕塑作品《候鸟》受邀参展。

十几年来,冯放都致力于表现候鸟迁徙这个主题,雕塑《候鸟》是他“鸟道”创作全系列的标志性符号。候鸟头大身躯轻盈,利于飞行。这种生理特性形成了它们优美飘逸却又茁壮有力的形态特征。冯放对不锈钢进行处理,和谐地表现看似矛盾的特点。雕塑骨骼的亮部以流畅的线条突出灵动优美;骨骼的粗糙部分,用哑光的质感突出强壮有力。鸟的关节和足部进行了夸张,作品整体以洒脱的轮廓表现坚韧与力量。

作品展出地址选择在千年鸟道中的山野林间,回到了创作的源头,和整个环境融为一体,甚至天空、空间、风声、鸟声等等,都是这个作品组成的一部分,以在地性为观众营造现场感。为了呈现这个作品最好的状态,冯放寻找到了两处山谷的中间置放作品。候鸟从飞行途中降落低头啄食,多是在山谷中。观众观展行走至此,能看到它是从两边的山谷中飞下来的。这是它们在飞行途中的觅食时刻,是人类

与自然共生



冯放雕塑作品《候鸟》 400x400x500cm 2019年

和鸟最接近的时候。这个过程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周围危机潜伏,场景刻画了候鸟刚劲、坚韧的形象,彰显顽强的生命力。大自然中的鸟鸣,又为作品做了天然的说明。

在此之前,雕塑作品《候鸟》已经有多次展出,如在李自健美术馆、北京今日美术馆展。

2022年底,冯放在李自健美术馆

举办了“鸟道·生生不息”个展。鸟类作为祥瑞,凝聚了民族精神的心理力量,给人以振奋鼓动或者以欢乐自由等积极情绪。中国传统的鹤是善良吉祥的鸟类,它被诗人描写寄情,象征士精神。士精神要求士人修己成己、人格独立,蕴含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向死而生的生存论也以在世为本旨。尽管人终有一死,但是自由属于人的生存。通